

# 韓昌黎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國學基本文庫  
韓昌黎全集  
韓愈著

第 三 冊



1935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0630B

韓昌黎全集第三冊

卷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贈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是時也

再奉示闈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閬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

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

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郊二弟在江東

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

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

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

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

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

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

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

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于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積

尚有少闕不滿之處。饒或作匱。少闕一作闕。少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年云。

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枕蜀本作難。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

度。頡頏作氣勢。頡音擷。頏音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

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

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詩鈺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

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蹠又音提。徒計切。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

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

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

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

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

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羆獸名說文羆邊似狸者棹俱切畏懦蹙踏。足迫也上于六切下所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

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有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

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開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

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

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下惠

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

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複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

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

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召或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

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

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

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从閣本○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

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已附狀。已下一伏計

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

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

述下情。或無求字閒或作閑○今按此謂求楊書記因田之閒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

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

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尙書書

呂本注緣字以史考之緣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

比或作夜又作日

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

或無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

比或作夜

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待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

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知為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

獨宿直舍。

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

無可告語。展轉獻歎。不能自禁。華州雖

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官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

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

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圭多逐捕不欲稽留然

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尙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

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儉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臺紳以附逢吉

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尙不臺參。

或無使字

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亦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尙與中丞

分道而行。何況京尹。

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謂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關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已下當

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後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人上或有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

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徧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

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

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欽州詩序陸儉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欽州詩并序一本自此下爲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

以爲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

所察欽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咸而屬上先一州而

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閣本云枕本訛咸作或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爲今本易爲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

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齊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

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齊歌之例則華光

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从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

及賈誼弔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橋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欽此大惠兮施于一



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敝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

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

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語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

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

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春到。春到在中韓前申韓稱之

有書四十六篇睿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

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从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旬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

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从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

之諸本皆誤○數以愈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从謝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从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从閣本以亂為詞又从閣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

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从閣本無此二字

皆非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開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

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憚然者或作者然云願命王不憚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鄆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鄆州序仍注仲輿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鄆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頔數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

書自通於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

字方从關杭蜀苑得之

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

世下或有出羣字

而

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

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

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

小人之所以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

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

謂觀察府為觀察

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作繇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

而賦愈急。

賦或作怒非是

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其字刺史曰：吾

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被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如字如是而政

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

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

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

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

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 送竇從事序

寶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

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

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方从關苑作敵云敵橫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訓以橫擲而漢書注又訓隨為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擲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殊

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

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島居作夷氣閣對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

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閣蜀皆誤古或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

癘疫不興。疫或作疾。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

閣杭蜀苑得之若或作如。之之諸本無複出之字方从。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陸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都留守判

官。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

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

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節。一作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

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或無屬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

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儀二字。下或有少。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

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粢序行。一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裊衣危冠。

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作一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或

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作一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或

而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 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 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

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所下或 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子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昭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 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

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

得明而去也。闕杭蜀苑無 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

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 舉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 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

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 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媿

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 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

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

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 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嚮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嚮人為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

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

私其親。其下或有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餘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

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

或無為時名相。出藩於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

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从閣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

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

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閱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有字吾用是

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覲或作拜密

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

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

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

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數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閩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

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樊氏石本閩蜀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於今从石本名聲昭于皆。坐于

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峻滿前。峻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

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

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事。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作之所苑粹樊氏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

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从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

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汗諸本作汗穢今用石本改不羞一本作弗羞辟石本作法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

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从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洪慶善以爲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閣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

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卜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沿字。沿作沿。子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沿爲正。○今按方以古韻爲据。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从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似大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爲从湘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

之从湘爲正。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从洪校石本。作殃。又云樂本作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叢。後作叢。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有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子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

鬼神守護兮。呵禁不詳。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

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

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

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



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 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關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爲近之而語勢已微外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勸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鄧州之意同鄧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頗又皆言民窮斂急意必有所屬也頗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

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

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

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

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

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子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

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以閭苑本定蜀本訛作郡吏

今本併訛吏爲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

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

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

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爲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優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評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

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爲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謫其所志。詞或作哥貞元

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敍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得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

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

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禮樂

心下或有必子拘其法而未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

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為浮屠之說。

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親親而尊

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

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

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

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余既重柳請。或作詩非是

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嘗或作常與之遊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為字

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

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

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

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

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

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

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

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

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勤心也下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

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爲何遂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

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門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生與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有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

爲道州刺史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

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

聞鳥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

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 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之字或無高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有山字最遠而獨爲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是駛或作駛音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

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或有之字氣之

所窮盛而不過。或無盛字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蟠繞以蜿蟺蜿蟺也蟺蚯蚓也扶輿相如子虛賦扶輿猗靡磅礴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

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

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

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云。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

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未能平其心。或

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箪。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箪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

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有事字。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

不遇也。疑衍。為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廷上或有。當此

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

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

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鍾待擢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之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拔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

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或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

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遷而或作。遷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

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

非以或無以字

苟行事得其宜。出

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

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

頎然

其長。

音頎

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

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

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

時公為考官

則何信之有。

諸本何下有不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

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

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

故吾不徵於陳。

吾一作余。下同

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

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

志上或有其字。今从關本。

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損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

或無為字。大而或有其字。

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

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

方从關本作引。今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

蓋子夏

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故下或有莊字。

苟卿之書。

卿下或有無之字。

語聖



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作

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駢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

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

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

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

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

呼。其可量也哉。

### 荆潭唱和詩序

外集河南同官註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爲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爲湖南觀察使。荆卽荆南潭卽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爲江陵法曹。詳見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作者之語非是。

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

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南

管樂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

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

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屬音蜀。吏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在或作有。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謂裴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借朝道語。愈嘗與借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道語幽州司

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

恭。或作狹。里或作累。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鞞或作帕鞞。或作鞞。方从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讀也。下文左字為

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鞞。許戈切。鞞。一作鞞。或作在。閣。杭蜀

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弓。則鞞字又可通。鞞。一作鞞。或作在。閣。杭蜀

作虛字用矣。此弓鞞。謂納弓於服耳。况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鞞。丑亮切。矢。插房。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

方。從閣。杭本。道。作賓。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

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從閣。杭本。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一本。復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

階坐必東向。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

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使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即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

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爲人佐甚忠。佐謂爲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 卷二十一

序

#### 送區冊序

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漢書嚴助傳。鷄

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本北本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

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土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

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覺

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篇○登許恭切。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無斯字皆非是。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

志於其閒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平閒。或作聞。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

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有以。或作皆。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

親拜或作觀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

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

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錘為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

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

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開杭作期非是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

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

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

書斷斷猶大學作兮莊子猶為人猗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槽連漪淪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

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

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贊高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鬻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病。扁鵲即秦越人

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於弈。孟子弈秋通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

慕徒業者。徒或作從非是皆不造其堂。不啻其戢者也。戢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郡人時或不洽他伎。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

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

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字非是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

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

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

莊子內獲者不可縲而捉義蓋同此○今按膠者結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

從杭本皆有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

一寓筆所聘頽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从閑本作喜○今按善幻。閑如通其術。則

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繫縶羸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侑員外使司鵠序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鵠可汗驕甚侑不為屈虜責其僭侑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僭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選虞部員外郎皆與序

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為正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

閣杭無萬字非是

不聞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

杭本無於字非是

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此尊號

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

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時

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

杭本無命字非是

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

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

殷大夫

或作殷侯

今人適數百里出

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

持或作襖入直三省洪夔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合為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

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為長

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刺刺方云洪夔善云刺音慮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為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閨道諡和

囁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

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矣下有或字

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以此詩送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

籍有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在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慶中公為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

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

公送石弘字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疏本傳自可考  
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黥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 車數百輛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

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

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 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且二字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

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闕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異也或作登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

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疋或作駟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以與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

傳繼二疎蹤跡否闕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否字亦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

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闕杭本無之字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或無白字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

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無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

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歸字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

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

沒而可祭於社者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闕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下和獄玉事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

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縣或

作郡非也董督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節度行軍司馬使

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

下或有觀字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

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

和方从關杭蜀苑作聲云晉范啓謂孫綽天台山賦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故

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

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

開或作聞

愈常觀於皇都每

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

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

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督鎮宣武

李生之尊府以待御史管汴之鹽鐵

府或作父

日為酒殺羊

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薨

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

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

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

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

其後五年愈又貶

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

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

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

府事

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

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是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

周君名君

果時為河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有與字

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

外下或無則字

離十三年

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已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三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

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

成或作盛

子李上有考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



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飢

或作飢寒至文苑作○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考之。却當作在也。祿不足以養。下或有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

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 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有詩字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

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濟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

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灑穀之閒。嵩邱山名。灑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

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則字。坐一

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

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博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東注五字。熟或作夷。卜或作兆。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

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或作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

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恆山郡。本恆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收蜀本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歸。開杭本作師。○今按當從諸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開杭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開杭冠帶

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

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字或只有別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

就為先生別。真閣作其非是方从閣。杭本無為先生別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閣。杭本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从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

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詔或作諄。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

私便其身。圖閣本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

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退或作遺。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溫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為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有遂字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雖下閣。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隱。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生。石洪也。

其南涯曰溫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盧全詩所謂水北山人。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

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

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

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

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

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

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開杭蜀本無內外二字或作內外求無理皆非是愈糜於茲。不

能自引去。或無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開杭本無之字生既至。或無至字拜公於

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或作具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

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二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

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開杭本無下大府字

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

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郊上或有子字○帕莫轄切鞞許戈切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切。若

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一下或更有至字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

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

至夷蠻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飄與帆同飄或作飄慢瀾不見蹤迹

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或作把疏好

則人怒則默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

獮之○雜音雜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賈之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真臘于陀

利之屬○耽音羅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耽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

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

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

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

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為德州歷河南尹

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

侍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

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邪○今按通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

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詩為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

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

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轉字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審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審也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

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

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為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

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有字其或作有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

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

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

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耕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

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

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

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

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躡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从閣杭本定而邊

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潘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調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

都涵求告來當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土下或無曰字常

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

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又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

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為一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

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

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

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為屬吏。經時五

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炙之石切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

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或無耳字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

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求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甯朝夕侍側。東都士

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司下或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

于郊盛賓客以饒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

詩 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注  
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彩或鳥哢正交加。楊

花共粉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或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

賢異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聞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若不可生者。豈

韋侯謂哉。謂哉上或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

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

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

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章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字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文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下濕多此蟲

因以為名胸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齋唐韻音齋閩劉禹錫首屈忍漢書胸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胸臆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下文只六人一日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章

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闕本作明年杭本作時年謂此時之年也章以元和十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闕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作及此

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雖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為中書舍人。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稷為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

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十三年二月為忠州刺史

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澤之云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為祕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暮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為祕書卒溫司馬為

起居舍人。溫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本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權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權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謂嚴暮時為祕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

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造自期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山下或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章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闕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

傳以文滑借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捨披蕪壤。開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饑。煎煉禁宗師語。澀則曰。辭。儻義卓。闕止於是矣。不應該詭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

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寶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

者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

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買傳。尉佗魁結顏曰。讀為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

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為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刪高中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能詩二字。非是。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其字無矣字。

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解張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方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

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字。即方作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並作侯方無下字。道士

啞然笑曰。啞鳥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袖杭蜀本作抽倚。或作旁或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

書。解或作能。後同。于為上。或有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蠹。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疑當乙作似不。詩旨有似譏喜。二

子相顧慙駭。二子張作一人。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欲字。

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

詩字。張本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奇出非是。或疑其當作若。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侯字。喜益忌之。劉與

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

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二子二字。此從張本方。从杭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譏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

以盡為蓋而一本併無盡蓋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姓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讖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為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下或有髯字或有目字或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

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即下讀字張本作之屬上句方無不字

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子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子字作下或有之字耳或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

立牀下拜曰張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

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有少字斯須曙鼓動夔夔音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睡三字乃覺日已上驚顧覓

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方無驚字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僮奴曰上張有僮字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

門覓無有也張無到門字覓下有之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

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剡中事煎烹。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

暗浪驚服。在冷足自安。方从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遭焚意彌貞。喜 謬當鼎鼐閒。妄使水火爭。明 大似烈士

膽圓如戰馬。纓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 秋瓜未落蒂。凍竿強抽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 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明 院院無刃迹。莊子院院然有纏繳 團團類天成。服

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 旁有雙耳穿。雙或 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 或訝短尾銚。又

似無足鎗。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 何當出灰炮。徐也 無計離餅罍。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 徒示堅重性。示或 不過升合盛。服 或作斗盛或

成傍似廢穀仰。傍或 側見折軸橫。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明 以茲翻盜愆。以茲或 實負任使誠。服 常

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 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 諸本此下

開闔惟鏗鏗。服。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除庚切博雅曰揆也淮南子子路撻

本一。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也 願君莫嘲諛。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

然不應諛諛如是之甚且言彌明形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謂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

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駸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

# 卷二十一

##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厓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管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瀛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從閣杭蜀本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為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况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

感橫義高能得士

下或有

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獻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

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

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

子於劍鏗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

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

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

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

非開杭作

夫子至今有耿光

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皆非是

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

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有

往字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呂汲公本如此。方從閣枕苑粹辭進。下即屬鄉縣。至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願觀游宴饗。必召

與之。宴或作講與讀爲預。或作預。或疑與如字而之下。當有俱字。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任。非是。按袞傳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事。袞

俗一變。歲貢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

士與內州等。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

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鄴公。踴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記中有辭云。纓胡之纓。化爲青衿。其

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貞元三年

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或云當井出。則聞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

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

容貌嶷嶷然。音逆。疑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

不果上。或無監字。監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

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以或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獲。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

韓昌黎全集 第三册 四三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

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

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

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作其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

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

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作高在側與遠

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生知死兮。以

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之字哀生之不得位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下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

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

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八字下又或有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

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

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即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十一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有或作邪字居或作為胡喜厚其所可

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暨寓其閒邪。寓下或有於字死者無知。吾

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

或作如虛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烏虜遠矣。何日而忘。烏虜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

為崔侍御作晁本諸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愬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為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甯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愬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於嵩。攜扶北奔。歸。或作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睞子

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峻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而或作可而於後八

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

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偃側。誨余以義。

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

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曲或作直或作曲二何或皆作可皆非是

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閱其私。閱或作憫或作關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既釋於囚。令孤運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郊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

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又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寶投又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戊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作曷

當貞元之癸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

光於暫觀。於或作於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邊或作荒窮邊或作邊荒徒或作圖拏百憂以

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次。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寶。

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又魚之短韻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柳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



一年公以順宗敕徙  
椽江陵待命於榔云

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以一航北湖之空明。觀

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賦管啾啾而並奏。賦管啾啾而並奏。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輟行謀

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

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于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于產賦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

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或。於一作而。

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从開本字。見禮弓鄭注云神明之旌。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燒

志於讒構。燒或作僥或作。燒或作僥或作。燒或作僥或作。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雉。雉一作凌。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

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

尙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雜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作讞。太學助教

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本一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

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來或作東。

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在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册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

文苑作元和十年昇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

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

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瘡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

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改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管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

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

或作時選潘岳關中詩列營某時注跽立也亦作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音憲

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駘蹂君飄臨武山林之宰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

雪虐杭本作囋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饑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虞訛自此也饑或作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

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

頂或作項項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

呼同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

或作飄南

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

踰。把鱖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或作徧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

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驂音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寅或作黃。今按寅為辰。名黃乃寅緣之義。當改作

寅說見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獸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葛魯卿云。驂不駿。虎取

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微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君蒞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

倚石有遇。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遇。注逢也。選吾故切。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

也。○今按令章謂酒令。違令則以籌記其罰也。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有鹿魚

詩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檢司也。鈎登大鮎。怒頰豕狗。狗或作豹。非是。或云。豕聲。狗許角切。鬱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高苦刀切。下

馬伏塗。從事是遭。子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

雍首。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

生闊死休。生闊死休。或作生。死休皆非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或作舊。許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言定奪。公事

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虔州。然則昌當作康。明條謹獄。氓瘵戶歌。音老。瘵。署自虔州。改潭州。刺史

書有經數。觀察使。陳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宜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瘵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

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稟事。走出

落下。哭不憑棺。奠不親舉。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於理亦順但下文便有外著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從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又恐或是序字以似而誤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胄於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 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買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勅浮屠鑿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於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吳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

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

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

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獨立一朝

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僮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禮諸本多作顛舊本多作楸公秋懷詩用顛字按後漢明帝紀生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方言注顛石之儲實

用顛字前漢通揚雄傳皆只作僮貨殖傳贊千僮顏曰僮人僮之一僮兩豎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

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尙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吳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日月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於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

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

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虛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精酒食器皿悞弊悞一作損○釋先旅切又音所

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腍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尙腍脩注云捶脯也嚴或作時○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厭丁貫反曰稻

既穡矣而雨不得熱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

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

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劓劓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劓忽參切。劓力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

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於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閱人之不辜。

若饗若答。饗或作響。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息。

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者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

山川之神。克庥於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

是神之庥庇於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是鑒之。尙饗。鑿之或作鑿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

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

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尙饗。

卷一十二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異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於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

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或無躬字。國語靡王躬身。

公用此也無令繆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閱。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其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尙饗。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

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子厚。而至於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致切下既覺同其閒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

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為或作謂非是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鬻羈。音繫玉

佩瓊珷。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或作

觀旁非是。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非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

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

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尙饗。

祭湘君夫人文 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

官張得。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

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或無舟次祠下。是用有禱於神。

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十四年十月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

月自袁召為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卅年前常有夢寐非以貶日言之也

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庇。怵或作伏以祠宇毀頽。一作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

除不闕注讀如吉圭為鑿之圭陸首曰舊體為圭呂氏春秋飲食必蠲潔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不稱靈明



明鑑今  
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伯四字今从石

本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謹字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

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尙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

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開杭皆無之○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開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字書之

祭寶司業文。寶名李長慶二年奉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寶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去聲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

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孰非望公方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李兄弟五人常

卒羣。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弟羣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卒爲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卒庠相繼爲澤州刺史四繼三同則常卒羣庠皆爲之也於士大夫。可

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雛鷺。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

諸本皆如此。開杭苑及南唐本作事。牛加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與可以守至冲叶。○分宰河洛。媿立竝躬。

今按事。牛如夢語。意碎。避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健。前人誤改。當以重押中字之故。不知公詩多不避也。俱官於學。以織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

嗚呼哀哉。尙饗。

祭侯主簿文

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為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于温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迥。呼我持竿釣温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

薦之於陸員外。參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即長慶三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為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

詩中

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或作罔捨。或作捨皆非。我

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

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

月云亡。

或作人之云亡

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駟。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云葬。哭送不

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

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

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

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

或無祀字

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闕。杭本○今按此人字當為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句同人

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虐闕。杭蜀本在罰字下。非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

腥腥問神於惠罰無差神子或施罪瘠於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於人無媿尙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放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德為從事

泉州司馬

適彼甌閩艱脆跋躓一作靈○鮑魚列顛而不踈烏禾乃得其地於泉於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軍後也

抗節番禺上音潘去其螟蠱蠻越大蘇蠱或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

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

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月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鳴惟蔡及

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十三年五月以總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

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總檢校刑部尚書獺狂犬也

殉不自投於河○虺蜥也惟西有虺許體切顛覆朋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希

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餘有或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鈞將舉以付。惟公積

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門或作問。者按此用慶在門之語或非是。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

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裁側吏奠

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為武少儀謂公嘗為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為武儒衡據李翱集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侍御。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鞶或作鞶方云鞶小囊鞶大帶也○今按儀禮士昏禮庶母及門內施鞶注鞶囊也所以盛帨巾然則鞶字通。月

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開杭作。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西下。或無

之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且

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其篋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

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

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

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

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

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哲哲或作哲哲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不有字或無兮字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李漢之父擢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荆墓○荆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

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若續或作績選於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爲遂丞宗正日朝

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姑或作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

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 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叡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叡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

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

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今日一作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

奔束制。奔或作生非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尚上或有嗚呼二字

祭鄭夫人文 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為之服期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于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晁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

無謹子二字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李翔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歿

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亂毀齒也周禮未亂者不為奴注男八歲女七歲而亂〇亂初靳切又初謹切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

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疹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云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

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

遠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會卒于韻窮荒海隅天闕百年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

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

關杭蜀本〇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从口為是然或以祭老成文有就食江南零丁家于宣州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即復志賦所謂值中原之

孤苦之語疑不得有百口不知此亦通其賤而言闔門之衆耳未必實計百人也避地江濱

有事分將就食於江南是也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

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頌頓或作鈍漢書陳平傳士之頌頓嗜利無恥者顏讓頓曰鈍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

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遷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

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于或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葺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貞觀中魏徵令

狐德蒙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者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

期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會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

後者在孫惟汝在于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遠東野序即是年爲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灌園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

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諱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估。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會貴守韶州卒于貶所吾

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

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

小。常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

往河陽省墳墓。往上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汝來省吾。止一

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上

或有又字者或有不使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

歸。或有兩圖字一歸屬上句非是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而下或有先字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

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常否不論重複禮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

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  
荒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今按古書如荒忽茫茫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近當存之 念諸

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或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

戚也去或作知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其傳之非其真

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

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或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樂或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

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或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蒼下或動搖者或

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志氣或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

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

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

南之人南下或無之字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憂下或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

極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

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窳異則此

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東上或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今吾使建



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嗚呼。汝病

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

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行或作何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

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

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尙饗。

祭周氏姪女文 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爲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

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

與汝訣。汝會知乎。我念曷闕。尙饗。

祭滂文 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待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

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作何思母之恩。連呼以

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尙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公之姪孫女 其李千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祀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於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尙饗。

祭張給事文

徽公之從子壻也 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

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嘗 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貫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

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蓋吏嗟

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 徵先

爲宣武從事 遷監察御史 至是弘靖仍辟徵爲盧龍判官 時牛僧孺奏徵爲真卿 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 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 半道有詔以徵還之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

踐。虺豺發覺。闔府屠割。或作剗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作刃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譟爲狂。君獨叱

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軍亂 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館 殺幕僚等 以徵長者不

殺置徵於弘靖所居 月餘 遷之別館 徵出門罵曰 汝何敢反行 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

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與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葬與或作與。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祭女挈女文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挈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層峯驛詩女挈公第四女。挈女加女居二反。挈或从奴。古本祭文與壙銘皆作女挈。董彥遠曰挈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挈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挈挈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夢赴人急如水。火荆土方言謂父為爹。○爹屬可切。又陟斜切。使汝姊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四小娘子

挈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痛。汝視我面。悲不能啼。

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古本汝多作女通用。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

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穀梁傳昭十九年于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

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窆。我歸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

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窵窵。詩宛在。水中央。鄭注宛坐見貌。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

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即路。以一作沒。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作柔。歸於其丘。萬古是保。尙饗。

卷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李元賓墓銘。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然石本有之。○此文今从石本。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學之祿五字。下或有食大年二十四。舉進士。

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子或既斂之三日。或無友

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或有其字葬上或有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某鄉友人韓

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

已。歆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

夭。謂之或已。歆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已。歆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已。歆元賓諸本

方从石本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

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夸大

崖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

相州。同或作童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

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譎。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

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考之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

正言。補益弘多。弘或既去職。遂家於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

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隴西公以為

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芟茅。或作芴芴芴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茅自當爲陸田千

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爲字五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

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

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斂計之乃得三哭方本非是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

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與或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

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

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

###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原昌黎韓愈爲之

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撰人之美者

如鵜在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枯所以言陟彼。枯分無可枯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剪。勿敗。伯所

鵜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聚言不得其人

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

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怡怡下又有然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

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

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從諸本杭本無為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學故也若從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

一再遷而已常從諸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下或有或或留或遷。凡十

九年。不離太學。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為重複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

曰媾。丑略豪州定遠丞。豪或作濠說已見前按此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為是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鄞或作鄞

漢云殺鄞鄞二縣長鄞縣會稽縣○鄞莫候切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魯大夫見左氏桓九年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桓一無施字讎為博士。漢書儒林傳施讎字

為太尉。延順帝陽嘉二年八月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當作續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續字公緒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

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得或卑讓。肫

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肫如誨爾諄諄之諄懇誠貌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檀弓孔子曰

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或作表○公元和二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耶誤矣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伏或其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耶誤矣。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作服其

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

或無少字

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

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略嘗

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據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衢爲四夔非是

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臯者侔故云爾

夔臯或作臯夔後同或曰夔

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

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

仕或作士

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

莫之取獨晨衣朝服

或無晨字

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

相磨礪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

人其知君者

知上或無其字

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

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

若干或作五十四

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

得母道甚

或作甚得母道

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

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

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

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

丈或作又

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

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

父下或有之字

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

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

得下或有其字

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

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

大夫或作之

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

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

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

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之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土下或無人字墓在河南緱

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有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刺施州而夫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為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興元少尹房君墓即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以鄭為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會祖諱隨。祖諱玠。

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富或永貞冬

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

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

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

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赴揚州揚州

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潤平令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



觀察 九年從朝於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神功本傳云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

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毫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

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繪綵有

加。封下或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

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或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

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敵攻無墜。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

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世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

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

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通王德宗之子繼以貞元中領宣武

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

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

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有字男一人女一亦無有字夫人同仁。均

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宰保危。爵位

已濟。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作之。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否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復。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

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或作言或無諍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陽公跋怡亭

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為道州刺史按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

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濼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濼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

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

少府監頤之女。音挺。頤。頸男三人。環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彥世。系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

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

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或作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

終喪。必且以為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

教。館養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而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

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羅謂之羅。羅謂之羅。蓋古音通也。○今按詩兎爰及楚詞多此類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日子曰

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从之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博士韓愈撰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閣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取今此數字乃三本所無而今有者若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為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今本與閣杭蜀苑粹不同者未必皆無所自也觀者詳之

曰播。元暉三子據總播據開元十九年元暉總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並登第尙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為尙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據或作授君

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

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字貞元三年二月以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隴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

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笑下或有君字後九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有命字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

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或有者字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指或作挾閣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下文三發三

中考之閣本之謬明矣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或無皆字射三發連三中。或無射字的壞不可復射中

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乘

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

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然方著其說而不及改今正之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下十二字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

即死。或無產字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或無皆有名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氏亦不著石本之有無姑闕以俟知者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

我。已已後我或作為已後○今按此云已已者必其子之小字也其年閏二月廿一日。廿說見上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

之喪歸。試下七字或作某官京下五字或作殿中侍御史以五月十五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以君之喪葬

京兆銘曰。

宦不遂。不下或有能字非是一作宦不能達遂一作遷歸譏於時石本逸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無京兆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今以名義推之當作茂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府長史韋通封龍門縣公龍門之後世率

相繼為顯官。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諭德崇德子弼字國禎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夫人會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為大原少尹副留守北

都卒贈祕書監。或無北都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

贈左僕射。保下或無卒字僕射娶裴氏臯女。或無僕射字臯為給事中。為上或有少字非是臯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為季女

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楨。選上或有其字續字微之河南人積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校上或有授字非是其後遂以能直言

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為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

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或有及字及或作受皆非是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灋。言或作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

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敍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或作於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好或作埋以永於聞。

### 卷二十五

####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孟郊詩有甲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奪苦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號蟬絲病肌攣臥歲時長漣漣但幽噫幽噫虎豹開此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蓋謂公以河南令爲盧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五日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無在紙二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抵或作投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也。房式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女下或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為官族。官或作宦稱世有人。自太尉瑄。瑄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為相。相玄宗肅宗。

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瑄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五月罷廣德

元年卒

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為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

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

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瑄

祖諱肱為虢州司馬。父諱巒

或作樂

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

壯為良子弟。老為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為蓋屋令施

州刺史。丹陽蓋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蓋音轆屋音望扶風縣名水曲曰盤山曲曰屋前漢行幸蓋屋五柞宮

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

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

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

士人或作人士

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

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

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

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

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為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

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為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

中丞或作大夫

將行。往。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

之葬於是。而吾為尹於是。吾以為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

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為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作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綺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下

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臯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京師乞銘

於博士韓愈曰於一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

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若从方本則此句無首而下句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誤明甚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字或無銘而二字皆非是公

諱素字某或作字貞一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作畜于下或無其字以明經選主號之

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國邑名古有扈考滿以書判

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主或作注非是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

卿一人貶或作敗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字選令萬年或年遷萬年令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錄之簿非是

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作屯田侍郎介特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不禮其

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無擅字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

便不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或無不便字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作事侍郎外稱其能竟坐

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某如耶下或有中字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遷下或有刺字時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曰李綺且

反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李綺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或無權之二字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或無敢敵字或無敢字皆非是二年十月鎮海節度

使李琦反先是琦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

公至十二日。琦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

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端或作號非是

皆斂兵立不逼。琦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琦適敗縛。或無縛字公脫

械還走州。琦反素爲志安所敗生致子琦具桎梏釘于船舷未及京口十月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琦素獲免

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句絕賊

即琦將之戍州作亂者以公至之速不及走死

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尹行大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爲尹

呂氏子。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衣字謝母曰。當學仙王屋

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賊減民賦錢

歲五十萬。藏或作臧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臧字屬上句即下文減賦別爲一事若屬下句即是以所沒入之藏代民賦錢也但屬上句者語意差澀耳千或作十

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

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會祖弘泰。簡州刺史。

弘或作純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

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

氏下或有封西平郡太君六字參或作泰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公或作君氏夫人下或有夫

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會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

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無其

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章潛。自簡州而下

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丘或作山

以爲公之宮。奈何平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校理下或有京兆昭應尉五字洪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爲曾祖則此當作九拓拔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跋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爲元氏夏謂中夏也○拓音託跋蒲擬切遂去烏與蘭。獨

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盡改複姓故烏石蘭止爲石氏以河南爲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襄。官至易

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

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綽嘗有

薦洪狀謂明經出身嘗任冀州糾此黃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

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建字杓真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大夫奏建爲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爲補關。禎或作楨

考周頌从示○今按大雅文王詩从木當兩存之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坦與浙東使。薛交牒署君從事。君下或河陽節度烏大夫重

胤。閒以幣先走廬下。走下或故爲河陽得。得上或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表洪爲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

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

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

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從舊本石本多用大唐字○章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爲之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字某或作字文明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鄆。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空。封鄆國公。左氏即人軍其郊。○鄆音云。鄆

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琨子幼平。岐州參軍。幼平子抱貞。梓州刺史。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

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愛之四字。或無太師。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

峽。或作硤。考地。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邠

甯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

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未行二字。少上或有適字。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

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

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賞。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為賢三字。至

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

置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軍上或無行字。始至襄陽。詔拜諫議

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

或無詔字。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皋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九月。徵闢為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

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徵上或無請字。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

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州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闕。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土。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為晉慈隰三州觀察使。

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邑字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以爲賢語。涉重複。故刪其一。不知當存何字也。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

晉慈隰屬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爲江西觀察使。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

洪江饒慶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

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畀或作禪。財或作材。載

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房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

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長字東西七里。人

去溲污氣益蘇。污或作汗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馬。或不作爲死。或作甕。新史作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明

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老上或有既退二字無此堤。

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

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關枕李謝本作其大不可略。如是或作其大略。如是皆非是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

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法下或有者字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

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公

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剩或作賸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

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無如布衣時四字或四字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

女支或作枝。某官某之孫。有子曰真。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

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或無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四字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真由

岫終。福建觀察使真。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真。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或無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

弟。與其子真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方从闕杭蜀本無直而不華者五字及傳於後四字而覆出得銘二字云晁氏本有此字殊不知

嘉祐杭本已如此。大抵方未嘗見嘉祐本也。一本云。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真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即顏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慊慊

謙。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難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

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湛為中書郎湛子卓字茂世太興末為吏部郎北史畢敬榮子元賓父子相繼為兗州刺史

元賓六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九子。備要。祖暉子義總。義雲。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入或作人屬上句憬

為司衛。憬之子構。一作構非是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系表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景

少卿。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生抗抗本抗作抗世系表作抗傳作抗而世系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焉尚書生。垆家

破時。垆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

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垆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

今按明上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垆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

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或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或有送字。按

諸字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

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諸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

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

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字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鈇。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

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士。襲銘曰。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

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允或作元河東人。世勤固國。或作戴厥身。戴或作載。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

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郡名有施爲。去平陽。晉州郡名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或作後昆或作後

省厚寬○今按厚完二字見晉語時邪然則秋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證秩大夫秩或作秋胡弟證元和九年以御史大夫帥振武十三當為秩明矣友韓愈司馬徒友韓愈司馬徒公時為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司馬徒或謂公是時為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或有唐故字

范陽盧行簡盧下或有君字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五世盧植字子

太守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笏泰山太守挺字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諲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字邈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湯烏祕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業燕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

太守吾胄於拓跋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璵為沂錄事參軍沂下或有州字五世而吾父也為

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或作三萬年二字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

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

煌張氏也王父璿為堯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歿下無而字生子

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

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或有縣字汝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

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或作圖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

此與後篇張園志文體特為橫逸與諸篇不同亦其文之變也但沂下或有此篇中稱吾者皆述盧語而最後一吾字乃韓自吾似少分別耳弘農諱懷仁沂諱璵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字州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李肇國史補云張圓德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惡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曾略及貶諷

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曆二月無庚午若曰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氏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非是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作遇將以日月葬妾

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汴下或有兒字或無將字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

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

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人字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

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弔下或有即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君字直之

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

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

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

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子字妻彭城人世有

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鬬伯比。伯比生子其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

子賁。黃奔晉。管邑之苗。後以爲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襲高蹈。不仕。贈禮部尙書。中書舍人。大

父合液。延嗣二子。合澤。合液皆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

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寔爲江西觀後辟不背留。後使李巽辟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

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

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

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妹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或言萬。金皆以一斤爲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無田無宮。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

延嗣延嗣生舍液。舍液生穎。穎生蕃。蕃生著。著生惇。惇生台。符。惇生廷義。又按登科記。惇長慶二年。惇大和五年。格八年。台符大和八年。廷義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惇惇惇爲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

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惇惇惇即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惇。惇格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怠矣。

耶銘曰。天將以是安施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或無郎字孔君名載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爲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載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十八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表載爲書記從史爲不法君陰爭

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頸一作頰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屏氣

耳與漢傳語異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革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

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曰上或有且字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常或作當非是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

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

能以有加矣以有或有作有以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

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闕本有唯字或無復出孔君字或復出云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

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

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載也行用之

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

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驪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禱聽明山

記曰罔從史官屬題名見孔載與烏重喬俱列于後而退之記載事云載屢諫不聽卒爲重喬所縛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尙書司勳員外郎蓋

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

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士下或有字自金吾衛

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其字請君曰。

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君或作居留一歲。再

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

官父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皇者作耶贈駕部員外郎方從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殽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中作

員外郎著作佐郎為耶又非也駕部乃戴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從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戴所贈官而戴實贈司勳皆非是世系殽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

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

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君母兄戮。尙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

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从杭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為都官員外郎為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豐稷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務伯弘農太守幽州

史。刺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涇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廉為郎中曾孫曼仕趙為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涇水出狄郡隆慮縣

○酒胡 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下或有及正倫爲太宗宰相。曼玄孫君賜君賜子景字宣明州府交辟不就景下裕字慶

端切 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猶封襄陽公。顯慶二年九月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

嗣襄陽公。或複出嗣襄陽公字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

贈少大理。或作大理大理生虞。大理或作少卿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

虞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冀太學博士少卿兼也舉進士第。建中元年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

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表佐其府遂至濠州刺史。本傳載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

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晁本如此諸本甲三千人四字皆在下文金魚之

兵字上姑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金魚。入爲刑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

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

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

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旣之女。音旣生子男三人。柔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誼

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順上或無爲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翼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

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任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作乃作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

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人。不在。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夫下一無守字仕下諸本無上柱國襄陽郡王

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考唐世系表當从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帖篆額其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刊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尙書兵部侍郎諱衰四代而至翼公。代或並作世石本衰或作充開杭本世表作克克封鸞鄉公克子文昇平愛秦三州刺史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愬

次令元愬子太一太原令翼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名劍客以世庵爲郡尉庶豫黜陟河朔表爲蕭關令徙神烏姑臧二縣考

續上上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月嗣恭由戶部侍郎爲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

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貴十月以嗣恭謙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尙書。封翼國公。以平嶺南功轉薨贈尙

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空字公諱應。字從衆。翼公之嫡子。嗣恭二子愬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

州。選或作遷貞元初以應爲虔州刺史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餘或作隸人鑿敗灘石。以平輳梗。陶甃而城。罷人屢築。詔

嗣翼封。又加尙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拜尙書

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入爲尙書職方郎中兼御

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或非公非

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闕或作劉闕。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

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於左右。權丞相善之。鑾

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者字。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

逢水旱。喜賤出與人。人或作民下同。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贏或作餘。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

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卽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有享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榮陽鄭氏附。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

既下或有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於虔泊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作民。下完

上實。師於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弃不錄而直作循字。褒功刻表。功或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疏

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作凡世。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碩。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

畀後承。或作丞。莫不率守。有墓於原。維樹在經。或在。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時正爲博士。或非是。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爲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廬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恆。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宗爲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

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宗爲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

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

七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

者。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

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

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作以其。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

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

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制皆為同堂異室。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本

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洎卿大夫。系氏名號。列於姓苑。在莒者存。虞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

左氏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齊烏枝。鳴。戊。宋一本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任鄙。烏獲。皆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

鄆陽。處北者。家張掖。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貞觀初。貢獻內屬。代為功臣。因官併地。今為張掖人。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

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珖。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珖或作洽。新史承

珖有傳。字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珖子也。溫公考異。善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珖。蓋許孟容嘗為承珖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

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屢。今按屬亦連屬之意。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從戰捺

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于。或作汗。今從許碑定。从于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寇。而然止。是一事。今按寇承珖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珖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奔北。○捺奴葛切。渤海擾海上。海字。至馬

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汝霖云。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曷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

走可突千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爲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

尙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累或作壘綿四百

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邊

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二月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

復叛尙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尙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璣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

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杭蜀梓與許碑新傳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

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大夫重齋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

壇壚制有或作有壇壚其壇或作疆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旣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卽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况登壇又與立

廟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廟制以西爲上方本爲是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

其有或作孰其克對無羞克或作光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覲來

齋以饋黍稷

###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尙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索本卽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尙書

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魏將作大匠五世孫仕垂

為太常少卿。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懿子温燕太子詹事生三子暉。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

有為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鬪。鬪子嗣。嗣四世孫嘉範。於公為會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

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作涼州。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

立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或謂作曰其必作必其。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課。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

參軍事。大曆四年。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

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儋為參軍。戶曹殯於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

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下或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屬下句。心求

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

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閒或作問。非是。或無卒字。有就或作其說。非是。貞元十六年。將說

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考嚴綬傳將說李說也。或無即詔字。馬下或無復出節字。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

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儋自本軍行軍司馬除檢校工部尚書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師。

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媵之大燕

媵或作媵。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俟。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賦。或作民。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

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或無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



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之軍氓或作民及旁九郡百邑。

之繆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酣必極醉。

與或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若或从閣蜀本作苦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為太原從

事唐志有表奏十卷自號白雲孺子蓋以媚僂也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為善為其而連好樂為句又云名人魁士呂氏

春秋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

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

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系曰。士常患勢卑。常或作嘗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有勢乎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

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舛訛惟予家之類以校予家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

定胡證書并篆額京兆府解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子字

以能近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玠大曆中

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湖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恆韜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闕之詩。音必使聲於其

廟。以假魯靈。音格。假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

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無。隸字。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兼字。元和七年十月以弘正為銀青光祿大夫大檢校工部尚書魏

田等使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弘正始名興。季安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環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環二子承

嗣。廷琳承嗣子。緒緒于季安。季安子懷諫。廷琳子悅。延憚子廷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自知軍務時

年十一。以弘正為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

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

廟。祭三代。會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狎於太寧。狎或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

揮日舒。咸順指令。巖巖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

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子順天明公語出此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提或作提

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子。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子宗或作宗廟以降或作降以旌節有韜。豹尾神

旗。囊兜載。纛囊或作囊蜀本作囊石本同但當人耳○今按囊謂弓服纛乃纛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从石本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

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媿配也言梁國配兵部之德娠孕也左氏后緡方媿娠賢謂生田弘正也○媿匹詣切媿之刃切又音身

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於蒼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毅也禮戎容暨暨○暨音忌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

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或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 卷二十七

#### 碑誌

劉統軍碑 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此謂並从方所據石本為正可疑者別見諸本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軍。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字方从石本。薨。辛酉年九月葬河南。將反机於京。舍於墓次。或

作概或作几或作主京下有師字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願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

德焯勤者。焯之藥切明也。一作焯一作卓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昌裔卒有詣贈潞州大都督日時時功。以著不可誣。可下或有以字

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或有字有諡。昌裔諡威公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即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

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哭。或無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繇公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祖巨敖為太原晉陽令。樂其土俗。遂占籍為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

會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云石本三世作再世。上文祖令太原作考令太原。

然其篇首既言陽曲之別。由公祖遷。則為晉人。非再世矣。碑當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不足信之一驗也。

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為國暗噫。上於金切來告邊帥。或作可破之計。楊琳為橫巴蜀靡

彫。考代宗起大曆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子琳事。通鑑亦可考。新書作楊惠琳。誤矣。公由游寄單船諭招。爾雅士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作旗。燕尾。不得動搖。琳

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邊將不售。去入三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詣闕謝罪。以琳為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為從事。後琳死。客河朔間。蓋

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建中初。曲環為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辟昌

裔為判官。為環激李納。劉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異之。決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還。公遂佐之。蘇民軋敵。軋或

作朝。或作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郭新師不牢。勳勳將連。勳

急走。貌又遽也。○勳曲羊切。勳如羊切。公為陳方力。應變為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整齊。無奇句為韻者。或說是也。不然。則衍與之上一句。

未知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此又顯然前亦歷辨之矣。遂至遁敗。貞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

時為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敵。蔑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實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功拜陳州刺史。聲駕元侯。以

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敗于澗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為來陳且。胆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復

入居許爲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裔爲陳許行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棄惡

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耄嬉遊。或作遊。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淺。今按此一

字亦可疑。未詳其說。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或作賞。或以或作已。○今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

其部。破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還京師。公即疏言。此皆臣僉。防斷不補。漬民於泉。漬或作臣毫且疾。宜即

大罰。上曰。燿害。燿或作當。○今按燿。害滅除字本秦刻。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

迴。六月隆熱。上下歎絕。歎或作歎。絕大赤也。字見楚詞。大招。○絕許極切。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始憲宗。惡昌裔

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臯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眩。閔有加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

首尚書左僕射兼右龍武統軍知軍事。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

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亦云。荆文寤而徐亡。按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時。無徐偃王。辨見於楚詞補注。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

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千大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徐。是爲俱出柏翳也。○贏余輕切。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殷帝大戊。以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若木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殷御。以敗桀於鳴條。是有大功也。○殷或作商。今从石本。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

偏。專用武勝。中衍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湍。湍生飛廉。廉生惡來。來生女防。防生旁皐。皐生大凡。凡生大駱。駱生非子。周孝王以爲附庸。邑之於秦。是爲處西偏也。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

為雄。國或作侯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償猶亡也。爾雅云償。償也。莊子一償一起沈其宗。謂滅其

族。○價方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文或作又。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

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好道士

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驪騮綠耳赤冀白羲渠黃。輪盜驪山子。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穆天子傳云。穆王

池之上。母為天子。謠曰。白雲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開之。將子無死。尙能一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

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从杭。作寮。今廟中有傳刻慶曆中石本。亦作寮。○今按寮察無理明。甚况慶曆石本。非當時物。尤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本作祭。為是。贊玉帛死生之物。於徐

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為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

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也。○造七到切。父音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溫驪騮綠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救亂。與

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與連謀伐徐者。殆楚熊勝也。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

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失下或有其字。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禮記曰。鄉婁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先君駒王。西討駒王徐之先也。章禹。左氏昭三十二年。吳滅徐。徐子章禹。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或作奉。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史或

文。徐民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

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太末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末。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葦者隱居太末。○太音闕。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

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選錄苦鬱。鬱乎研上。南越志。生研石上。注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

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公或作宗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堅字元固。徐嶠字巨山。相屬爲

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

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峭樸下窄。切或作構。胡不足以

揭虔妥靈。揭音羯。又丘傑切。而又梁桷赤白。彫副不治。選期不地。彫墜壞落也。彫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黜昧就滅。黜音饋。玉藩拔級

夷庭木禿致。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缺俗。體然唐人多用之。姑从其舊。祈眈日慢。祥慶弗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按由義未詳。姑从諸本作日。州之羣支。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吏。

皆非。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

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咸序應。鄉或作御。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社哉

或作社。社哉方从閣本。無社字。而不言。石本之有無。又云。耿當讀从烟。今从諸本。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纓之於石。辭曰。秦傑以顛。徐由遜。縣

遷或作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音苑。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晉長。

晉或作言。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从洪氏石本。作嘗。今从諸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有姑蔑城。左傳哀公十三年。越

杜預注。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

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

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死。元王死於仁。彼以

暴喪。暴方作常。而不可言。石本今从諸本。文追作誅。刻示茫茫。云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而不敢从。今亦不敢从也。

袁氏先廟碑

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概耳唐書新傳以滋為袁範之後則又誤矣

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或作旌

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

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即所謂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

跡。著或作者因無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

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人國家以來。或作已來○拓音託成蒲撥切注見廿卷集賢院校理墓

銘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

語或作詩樹或作封後下或有為字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

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見于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發兵拒之陽夏注今亳州○夏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

或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固申儒。遏黃。漢儒韓固齊人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且書乎韓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

乃弑固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安後漢時仕終司徒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

連魏晉。終或作紛非是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穎

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蓋薨。始葬華州。蓋或作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

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會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



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

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

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公字。大父。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

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

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尙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尙書右丞出刺華州。金吾大將軍。貞元

一年三。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百姓卽平章耳。仍持節將蜀滑襄荊。永貞元年十月以滋爲

十月徙義成軍節度。八年正月自戶部尙書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九月徙荆南節度。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

或作。烈。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詩下或

袁自陳分。初尙蹇連。或作。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

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方云博士鞅固司徒袁安也。按左傳陳有轅濤塗。又有袁儒。漢有鞅固。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儒濤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今按歐公集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姓爲袁。蓋鞅袁古字通用。袁蓋又通作爰。亦非別

爲一。姓也。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爲司徒。二于京。敎京于湯。字仲河。桓帝時太尉。湯子逢。字周陽。靈帝時

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

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把或作祀。或作持。羣或作郡。數以立廟。數或作敘。說

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筵或。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輒以龜。以平其

。臆。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或作

。肺設局鼎。胾禽獸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肩膈。或作

。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繫牲。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啓以貞元末爲容管帥在容九年遷村管坐中使事貶虔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 瑄三子宗偃御史中丞次乘幼孺復容州刺史 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

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 濡或作濡或作濡方云濡亦染也 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

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 或無 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 理或 衛晏使嶺

南黜陟。 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洪經綸柳冕衛晏等一十人分行天下晏使嶺南 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進昭應主簿。 進或 裴胄領湖南

表公爲佐。 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爲湖南觀察使胄字胤叔河東聞喜人 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

胄佐胄。 又或作胄非是 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

遷萬年令。果辨激絕。 辨或作辦 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 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略使。 容管經 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 州下或無之字容管所隸容 林蠻洞蜒。 當作蜒南方夷也

守條死要。 伊消切 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 朋或作 在容

九年遷領桂州。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爲桂管觀察使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

啓徐桂州州邸路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啓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賂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持之歸以聞七月貶啓太僕少卿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啓自陳獻

十五帝怒殺中使啓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罷臘口等使九月丙午中官季建章坐受啓賂杖一百處死癸未貶啓虔州長史啓先略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以疾卒官

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謂佐衞晏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

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僚張維不順隨中使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或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尙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或無

尙書以上二十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憲宗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王用

子顏生順宗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祖曰難得元和元年贈太尉用曾祖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前上朝太后南宮大喪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

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子顏二子重榮官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

太子少詹事特或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掌廐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

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

度士下或無大字興官着事滋久愈謹興或作與書或作嗜方云書首指致也詩書定爾功國語嗜其服肱以从司馬○今按書或疑即嗜字更詳之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

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初。方從館杭本作耐。今按仍即如也。耐字無理。明甚可以見闕杭本之謬矣。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

進不專為恩。專下或有於字。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太后崩。八月葬豐陵。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

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為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於萬年縣落女原。落女或作樂安。夫人河南胡氏。號

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儵。或作脩。考儵史當作脩。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

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作章。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為銘曰。

有嬌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有嬌氏。國實出炎軒。嬌極晉語云。少典娶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有嬌古之諸侯也。○嬌音喬。又音嬌。蜀塗莘摯。史記黃帝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為帝。是為顓帝。禹者皇帝之玄孫。顓帝之孫也。娶塗山氏之女生啓。書曰。娶于塗山。季歷娶太任。蓋摯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摯仲氏任。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詩曰。命此文子。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列女傳。湯妃

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為妃。○摯音至。莘一作華。非是。

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冑。壬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官封繼繼。上繼字或作相。非是。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吾或作其。非是。卑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

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攸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卷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

曹成王碑造語法于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用剗。餗。餗。撤。撤。策。蹴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從黔州。

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榮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備  
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舉嗣是為成王

成生嗣封在玄宗世

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或無尋字或無

蜀從二字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祕書自都水監使者三遷至祕書少監王生十年而失先

王年父戡卒一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或有自字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

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身斬斬或作漸漸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

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劄於兵也謂為兵所劄劄空胡切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

駭物聽下不存濟者之類意猶曰即今云爾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掙鎖擴門莫切擴一作橫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活下或有者奏

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帛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

平袁賊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舊唐書合○今按成王本以溫州長史

行刺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兼者為是蓋

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旱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還真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

史也其開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為據遷真於衡真或作鎮法成令脩治出張施弛或作聲生勢長上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時

京果為湖南觀察使○噎鳥結切媚音墨冒寐三音誣以過犯御史助之助或作劾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曆

吏部侍郎楊炎為道州司馬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八月召炎為相炎還臯于衡以直前謾或無前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作治出則囚服就

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詩丘中有麻將其來施施注舒行也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

國良往戍界。方云閣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榮氏善本無殘字其下有往字以虐字屬下

良猶南霽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考。○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虛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

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從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霽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良以武岡叛。成衆

萬人。戊或成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

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養或作為狐鼠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勅教

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愕或作迂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遇驚

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畢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遷

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甯軍節度使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

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

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著直略切。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作團方作搏羸或作羸方云樊澤之馬大年皆曰作羸

也楚詞云團果搏兮古字通用而新書从今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

或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

○今參考姚令威集注云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

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勾卒杜預注云勾卒鈞伍相著別為

左右屯則勾卒。曹誅五界。五或作伍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伍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界敗則誅及其曹有

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艦步二萬人。艦禦敵船釋名上以與賊還。吾故切遇也義見二

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語而為文也。艦步二萬人。下重板曰艦音艦。十二卷祭張員外文。嘒鋒蔡山

踣之。曠謂一舉盡鬻禮記無曠或賅僞也時希烈兵柵廣濟之蔡山不可攻阜聲言西取蕪州引舟師汜流而上颺聞以

梅。阜旣拔蔡山開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蕪州將李良。大鞞長平。名○鞞如又切一音柔。鏖廣濟。說文鏖兩刀木柄可以

活切。掀蕪春。州縣名○掀音軒。掀蕪水。州縣名○掀音滅或誤作掀。撥黃岡。黃岡縣名。筴漢陽。具漢陽縣名屬沔

州○筴古業。行趾汭川。趾躅也莊子趾黃泉而登大皇汭川縣名屬沔州今漢陽。還大膊蕪水界中。膊諸城上注膊傑也音博

又音。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七月阜遣伊慎王愕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沮水為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成虛以步騎

八千援之阜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標光之北山。光州有光山縣無北。踏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踏他合切。措其

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措或作措廣成頌散毛族特羽羣李。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宋次道云推者稚也避高宗諱而鬪耳

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髓結字注讀為椎髻故唐令以椎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椎而取其。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

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受降。屬或作厲○今按厲鄉當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五州謂蕪黃安沔隋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

縣傳止書其取蕪安黃隋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有之字。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

州漢陽漢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下一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有之字。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

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五月以阜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

天子西巡於梁。輿元元年二月。希烈北取汭鄭。建中四年十二月。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非。王坐南方

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土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

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威之豈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體也使令疑衍

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一句遂  
更不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究或作冗 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

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鏐將潛借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彝伊慎王鏐將方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彝掌審

力方作力其非是○今貞元八年三月元和中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

按能字合在盡字上貞元八年三月元和中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

員外郎進士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選字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

使 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蕲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

沔蕲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受或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作邑四州庶其有集先王薨

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譜或無

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徵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十曹之祖王

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

云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徙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遂誤以都督屬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

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停風而封備備薨復封胤所初以傑子胤為謂子父易封也胤薨于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

峻功蘇枯弱彊蘇枯弱彊或作吹枯蘇韻云巖巖也音懇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為

裔王仲舒碑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碑雖可為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蹶蹶居衛切詩其土蹶

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



陸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陸陸則韻協。故且從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

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繼實河南人耳樂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變。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變爲留後。十一年五月以變爲節度使。守邊有勞。詔

曰。變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

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下或有僕字非是。治居第生產。皆

有條序。居卑尊閒。卑尊或作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

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

軍。倉或作胃。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戡下八字。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

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主或作女非是。施於其家。難甚吏治。難甚或作甚難非是。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

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蓋以國封言之非也。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作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

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王荆公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有

而或本無之○展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與通俗文曰與多節目謂之與與方言作謨謨實誼傳與 虧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展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 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

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

上初卽位謂憲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

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

爲金吾衛大將軍年少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踏門告曰踏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

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

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

元和六年五月以推簡爲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

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闕鄉汝南西平有闕亭前漢以胡闕鄉邪里聚爲中書舍人王涯獨孤

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太史字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

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

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

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

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

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或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

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

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

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鑿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或作曳。不利走趨。祇繫其

逢。不繫巧愚。不諳其須。或作願非是。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慕誌銘 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遂馬

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諡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遂二子彙。暢。元和五年。初司徒與其配陳國

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或有戚字。盧某舊

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

若干。或作十四。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

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雖下或無有字。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

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

類。子下諸本有數字或作穀或作穀。本作者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二字方云此碑謂少府監者馬暢也暢子繼祖公嘗誌其墓新舊傳暢只有此一子世系表燧之子贊暢翼子救敷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敷邪或數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祖則方說得之仍當更从臯本刪數字但以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敷為是而其下或有承考二字者乃言放能繼北平承少傳而孝友似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誤本補足而世系表又承集誤然不可考姑从臯本而并著其所疑如此

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胡登切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漢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畏我侍側此句未詳畏我或作我之亦未安或疑畏當作慰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夫先其歸或作不失其歸或作夫其先歸○今按下文有合葬字作夫先為是其室或作有室合葬有銘壺葬是收○壺苦本切宮中道

詩室家之壺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虛中乃冲八世孫父憚河南溫縣尉娶陳

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少或作以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今世

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並去聲讀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

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

卒然失之○卒千忽切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祕書下或有省字

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為佐故宰相鄭

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式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武元衡爲西川節度使奏奪

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爲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

宜用外府。卽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旣至。宰相欲白以爲起

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廬。池令府君僑墓

十里。灑也。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灑池。灑音泯。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榮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

不死之說。旣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

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

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

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爲。非是。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三

或有年字君旣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良良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

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年四月爲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

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律下有耶字。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尙其後人。羸或作羸。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 卷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董溪即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爲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誌不詳其事。止。

曰死湘中。韓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增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納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湊全。素全。潁溪。即全湊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

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

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作久。非是。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

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類。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音耒類。或作頑。納之大和而

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尙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爲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太師。標望絕

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或作於朝。及來佐幕府。佐或作往。疑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

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屏所挾爲。或作屏。棄所挾。太師薨。二月晉卒。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或遷

作遷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大或並作太。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音預。以能拜尙書度

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成德軍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溪及子臯謨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兵罷。月赦承宗。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

獄。因方作顯云。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當用此義。○今按此召對獄耳。與方所引者不類。當只作因。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

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中下云年若干今以異本定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遂王為太子亦與下文相

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子臯謨以運糧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其子居中始奉

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

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曰居敬。尚小長

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

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方有中字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為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通

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說此志亦必是未遷時作况它本自有無中字者今姑从之不必曲為之說也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

撰愈則為之銘辭曰物以久弊。或以輓毀。音輓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夷人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己或作乙考唐曆是月無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走或

位或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

故相餘慶。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下或有愈哭曰

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人或且來商家事。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

家事不啻如己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珩彬娶裴氏女

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三季郢鄩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年郊生端序則見長而愈驚則見或作有法涵而揉之

或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鉅心劇利傷也荀子不苟簡廉而不刻鉅長針也說文蒸鍼也劇居衛切鉅時橋切刃迎縷解或

物鉤章棘句搢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搢音酒搢棺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搢棺神施鬼設閒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或作採

杭南唐本云字林抹撥掃滅也漢谷永傳未殺災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開或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或其猶足存

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四閒四年又命來選為漂

陽尉又下或有以迎待漂上漂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

為水陸運從事陸下或有轉字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嗣分司洛中與郊善薦之餘慶以為判官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母卒五年

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為興元尹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或無之興元字次於闕鄉

○闕音闕詳見前卷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鄩鄩皆在江南鄩鄩家湖州武康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

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宗師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將葬張籍曰先

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或無古有光字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杭本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

待講說而明待或作從非是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幾道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

元和九年九月簡自給事元和中為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巽也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賈誼與贊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訾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歎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猗也若曰不猗則無所倚也東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同王定國當昌野以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爲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時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腹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懷安所之不知昌其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蒙之句不爲所取也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獨孤都有傳 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二子耶郁憲公躬孝

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向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名聲垂延。

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朗即期畜於伯父氏。郁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始微有

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十二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四年郁登第時

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爲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歸或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爲

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晁本無奉禮至奏授十八字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

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辛酉爲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瓘。七罪將兵誅王承宗。河北

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

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改尙書

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爲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

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一月復以郁為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

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職十月改祕書少監即閑於郊。謂屏居鄠縣閑下或有居字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

吳本有上五字本或繫於年四十下方並無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

官。輿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臯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今太

常德輿之女。胤慶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今按是似是宜承上句言胤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

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家或作冢將以五月壬申窆。波驗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久或作友敢屬以

銘。銘曰。

於古風。襮順而裏方。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乎字○今按上篇四言不戴或作載令或作命○今按此言戴前人之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再不贏。惟後之成。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以考功郎知制誥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乎祭之且誌其墓時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字或作月兄子塗與其弟庾揆等

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熟眦然此恐當从杭本為正○今按方知古有張目字而必以杭本為正殊不可曉今从諸本吾不可無告韓君。別

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發書云云。其末

庾揆或作庚揆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曰字叔父且死。幾

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禮發書云云。其末

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日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元八年中進士第八與公同年其上

世有鬻者。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聞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

或作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卒上或有覆出

縣君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或無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為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

封之子陪為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惜卒孝權疾

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鄆縣尉。古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

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

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何疾。媪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媪負貰酒。媪音襍。銜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

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力切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

也。已是為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既為劉統軍作此誌又為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

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贈

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音遲恆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

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唐史昌裔傳云入蜀楊惠

琳反昌裔說之。惠琳之亂在夏州。歲月相遠。惠琳事詳見崔寧傳。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按新傳

攻濮州表。為判首。為環檄李納。建中二年六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恆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

節度使。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二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閒。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

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

史。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以城降賊昌裔密計斬之。當作擒。為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

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

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

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誌李邦亦曰。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下。謝盎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

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何或作呵。漢實誼傳大譴。何衛綰傳不執何顏。曰何即問也。何上或有

何人也。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

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

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為之諱耶。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

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

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下

或有。中字。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

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或作。使非是。為

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靈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離騷云。慶天梓。而喪榮沈存。中云。古人諧

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梁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 卷二十

####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為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璿。按元和姓纂。晏

行。汪彥章云。王仲信本謂北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不下或。有與字。

云讀去聲非是或疑此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與字當作以更詳之

進士貞元九年續聞成宗唯服任部功為孝子在不忘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貫或作貴作貫我

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燻為黃金刀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巔阨阨於車切

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為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

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於桂元和八年四月

以啓為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

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為嶺南節度使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翼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

某某或作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伊闕縣伊國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為尙書

兵部郎下或無字耶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

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為郴州臨武公為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本鄆所并陳之留邑秦并天下以宋

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郇或作詢君

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年進士第二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

幸臣所讒。幸臣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貶為縣令。詳見題注下。二年逢恩

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張與公俱量移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愬為容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

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鄠為京兆尹。表署為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歎。揖起趨去。無敢

闕語。促促或作日。且促如齷齪之。促本或作媪。媪闕或作閒。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辦或作幹。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

以鄠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鄠為江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

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云晁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嘗疑此上有脫字。不知

晁氏以何本校也。詳其文理。當有此字。故从之。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或無不訴字。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

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祥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事二字。或有事字。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

吏或作史。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

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譴為賀。

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疑必有脫誤。或為字當作守。

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章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

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

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遜。赴襄陽送行詩。有著作耶張昔。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以一作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本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鎮高畜之爲假子。遂冒姓張。名忠。志肅。宗時舉

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立其軍

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僞恆陽節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公

兄弟讓嗣。誠惟岳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

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卽馳歸。與每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

七鬪。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斷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

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

屋西。盩厔雍縣名。屬鳳翔。盩音輒。屋音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可或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

或作公考之。史當作主。號元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久乃



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左和初檢校戶部尚書。改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尙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蓋衛卒之號。猶今言長入也。當從蜀本。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

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

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淮簡為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

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或作務。非是。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

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鑄鉏鋤。詩序乃鑄注田器也。鉏大鋤也。○鑄音博。鉏山監切。又所鑑切。鉏陟初切。又仕菴切。鉏陟玉切。以給農

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興或作愈。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襄斜。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

里有襄谷南口曰襄北口。斜選右界襄斜。○斜余逸切。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邠寧節

度使尚書釗。釗郭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殿。面故曰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預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

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或作訴。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尉遣焉。還鎮告疾。其夏

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

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有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慰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賢下或。有而字。公有四

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

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無記字童下或有子字。今按翟方進傳無者為是。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

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味之貽。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諡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頁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

○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趙

氏。附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或無迺字。或無巡字。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書

出下或有處。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

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復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

垂拱元年二月改。祕書省為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翼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概。勸或作勤。非

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

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

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死字獨公以清苦能檢

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為鄭滑節度使辟响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

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

或無以字杭併無以自給字子弟或作弟子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

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生下或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

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

巽事上或有公字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丞或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

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

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

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為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切竭丘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

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運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於茲有靳或作歎守官駕部名昇已屈

昇或作升已或作民躋於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

維公或作維彼無忘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

權江漢閩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為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緒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

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其略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為苻堅謀主堅即僞位拜給事中後為右僕射封安丘公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

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襄事姚秦為黃門侍郎宣襄四世之孫榮隨開府儀同三司鄜城郡公榮子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緯平涼

曾孫諱倓文誕子崇本匡成合崇本子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倓倓音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

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皋字士繇天寶末安祿山為河北按察使表皋為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

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徵皋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皋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諡貞孝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皋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

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

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或以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作能四歲能為詩七歲而

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

監察御史徵拜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為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

貞元八年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侍郎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

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薦士於

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

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後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

元和四年五月遷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元和五年宰相裴均擬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或作爲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後救子頤事之

類是也作爲非是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矜或作務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

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或以或無不字露布或作布露復拜太常。和

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長字先是詔許孟容蔣又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定復爲三十

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勒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

草。奏至。天子痾傷。痾或作痛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月下有

某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於頤

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頤朝莫敢言者。○頤音迪頤下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在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有爲上言

曰。下或有子字頤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頤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子頤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路梁正言

求出鎮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園中事覺頤率其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頤左遷恩王傳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爲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

不觀。或無未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或無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或未嘗問有亡

費不待餘。問下或有其字諸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

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德與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乃作銘文。或無銘字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符諫嘗遊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輩

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或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爵位豈多。半途以稅。以或壽考豈多。四十而逝。

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流連六官。謂吏戶禮出入屏

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或作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絕作有今孰克知

之。克或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辛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淮蔡平十

平之愬妻唐安公主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

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裴度。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

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兄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

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喪。不知世有段文昌。其二公之文。不相

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

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輿與葵。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

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獠。獠生獠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刃可斲帝得聖相。相曰度。歲所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

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懸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獵入秦。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

恩。不嘗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合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

自古有不避言。訖歷領天子願。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鼠。與典與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

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愚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蠶絲蟻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諛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履碑倒懸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鼎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炬燭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胹傳之七十有三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隱適去。稂莠不薶。詩以薶荼蓼○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

武皇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元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

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或無率二字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綬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又

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臬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蜀下又

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致魏博貝衛

瀆相司瀆瀆淵也說文瀆淵水在宋左氏盟于瀆淵○瀆音蟬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究或予其少息。九年。蔡將

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遂燒舞陽。犯葉襄城等字洪云

此謂葉與襄城耳等字非是。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臣外。或作外臣抗苑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

朝之臣皆以伐蔡爲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爲可。而外羣臣皆以爲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帥

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

度忠臣希烈少誠

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

少陽是為四將

并或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非是或無何字。况一二臣同。不

為無助。

不上或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

皆將之。

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部。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

以汝。

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鄭滑二

州陝益。

即劍南東西川延慶鄆坊丹延節度。使慶遠。劉甯。節度使延慶本。或作鄆。延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

兵萬三千會。

下歸財。與繼以濟諸軍。曰文通。汝守壽。將軍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

行於壽者。

汝皆將之。五皆非是。行上或有在字。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使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鄧隨

元和十一年十二月。

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為御史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曰度。惟

汝子同。

汝下一。汝逐相。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諸方作討。○今

按前輩有引左傳。

討其軍。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秦之罅。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从之也。曰守

謙。汝出入左右。

汝惟近臣。共往撫師。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

飢。

或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

帶。

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庚申。予其



臨門送汝。度行上御通曰御史予閱士大夫職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其字顏胤武合攻其

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道古攻其東南八戰

降萬三千。降下或有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軻

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劉參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帥或非

是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鄆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洄曲或作迴○今按洄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

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

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二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或無歸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下

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輿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一獨柳樹。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

察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胤州國公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爲檢

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按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

封晉國公。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申光蔡激觀察使充淮西

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爲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

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

近士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今按以在為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宇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崇極而圯。河北悍驕。安史既平

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四聖不宥。肅代德順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帝時繼位。憲顧瞻咨嗟。惟汝文武。

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吳或作蜀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

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或

作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乃或作及非是以訖天誅。乃敕顏胤。勗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為都統

各奏汝功。奏或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顏

大破賊黨軍士蠢蠢。既剪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又作翦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入或作及復或作覆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

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頡頏蔡城。書罔晝夜頡頏注肆惡無休息頡頏與頡同其壇千里。壇或作疆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

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作釋于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

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賜以或作詔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

起。左殮右粥。盱或作眠殮或作餐舊本皆作殮。今按還子授子之餐。分傳云餐。餐也。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晉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為之擇人。以

收餘億。收或作牧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

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古耶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汝父兄奔走偕來。或作來借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知切至也。還也。左氏子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 卷三十一

### 碑誌

####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諱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

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

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册

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册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

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

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為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或

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

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从石本作恭誤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祕閣本盲作蕪字見呂氏春秋考古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

雨風雲之所出也。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戣傳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附中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

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

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穰。几利切說文穰也選何晏

景福殿賦覆若蠲星之纏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概非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且牽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

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地地

來享飲食。慌或作恍地地或作颺颺享或作慕○蜿音驚颺音延闔廟旋舫音祥颺送颺。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

來享飲食。慌或作恍地地或作颺颺享或作慕○蜿音驚颺音延闔廟旋舫音祥颺送颺。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

音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祝。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从諸本風。

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記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

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蠶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

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

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巧一作正。

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

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

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

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天子。

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爲或作焉。然字屬下句。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有而字。皆

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杜牧云稱

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

祭。跪祭或作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不如或作無如所謂生人以來未有

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已孔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為夫子祭。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

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泌之子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

子。子上或子有二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真觀二十一年

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楊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又為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

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擎。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耆老歎嗟。其子弟

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庫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

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音樂又音羯。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或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尙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

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種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樸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廟以部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敘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爲星辰爲岳瀆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石敏若此世以公此文爲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爲明神烈鬼魄峨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尙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辰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下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

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士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

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

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或步

作涉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繫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

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

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巷。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

翼飲酒驛亭

嘗或作常

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

而死

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

三年孟秋辛卯

長慶三年也

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

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

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

福禍或作禍福

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

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

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焦黃

蕉下或有葉字或有予字

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

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

吟兮秋鶴與飛

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劉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吟兮秋鶴與飛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尙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

北方之人

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

音庚徐徒古切又音土

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黃陵廟碑

此篇方從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

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為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

筆墨閒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

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

石或作古或無此字

斷裂



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

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始

皇廿七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

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機唐人多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考山因以二女爲

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

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之。帝上或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或無君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

間。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

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

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是二妃從之不及

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

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湖非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

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揚。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爲潮州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

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敕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檇腐瓦

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或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揄自京師往。與揄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余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丐我一

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揄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

王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今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鄭晞侵齊。王子

成父。獲其弟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

居鄉為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歷御史。屬三院。止尚

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

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

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派。切。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貢。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

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其下又有直字。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

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

其能。伏或。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或無。人字。由

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事字為參謀。為荆南節度裴均參謀

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

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峽或作峽友。人楊憑也。轉廬州

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

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上火

或有其字。阻或作沮。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

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

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使之當不

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

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罷軍

之息錢。息上或有日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謳謠

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

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葬下或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

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洞。既上或無某字。某或作愈。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味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雖為華英。雖為諸本作辯。而華英作英華。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或作聖選。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冤。敲撼挫捩。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暍或作賜。坦之傲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籍或作籍。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秬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所或作譟。謳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勿隨。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今按銘卒章續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滔韻叶非有異也。

卷三十一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

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

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音假。其地於今為

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

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

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

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交或作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爲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

作不與人校。爲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爲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爲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爲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

人之兄。曰司徒玄佐。覆出夫人字。或作齊國。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功下或。有於字。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

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侃侃或作侃。侃侃與侃同。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事。縱或。作從。出入敬恭。

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

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欲切。屬之。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或無。皆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

去爲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甯代爲使。九年十二月。亂逐士甯以副使李萬榮爲使。弘出爲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

死。九月。劉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

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

節度使。私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尙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氏。

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

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

薨而髮櫛之幾盡。苗薨而髮櫛之。淮南子語。薨呼豪切。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賊。不下或無一。字賊或作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

門。數之以數與於亂。數入聲與音預。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

有謹叟叫號於城郭者。○謹音歡。叟尼交切。李師古作言起事。作或作詐。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

越吾界而為盜邪。盜上或無為字。有以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帥。急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

或有安字。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為下或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

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

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

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

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兵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

元和十年九月以弘正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

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鄆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

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

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

或作七千。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

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無上或無恆字。至是

公私充塞。至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

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元

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

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或無天子爲之四字贈太尉。賜

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

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或作公之將薨。公武暴病

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

卑身佞辭。卑或作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閒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

下或無得字約或作鉤染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

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爲渭北

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

願立牙將李昇爲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昇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

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或作軫非是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

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或無自爲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榻。榻息也與憩同詩不尙榻焉○榻丘例切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礫其梟狼。礫

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壩江河邊地前漢

侵朝壩為宮。壩而緣切。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為帝督姦。察其頓呻。與其睨眴。淮南子視焉無眴邪視也。觀音詣眴音苟。左

顧失視。右顧而蹠。巨凡切蔡先鄆鈕。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或作恃。

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

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

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

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于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于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與河東解人仕周為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會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

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

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

當世名人。遊上或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韜士切又

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非是此下或有儁傑廉悷。



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勅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

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

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

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

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

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

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領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

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

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

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

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

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上白改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

語以相取。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救下或有而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

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無以字或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

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上道

或有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有時

或作而有能或作解或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

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徹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

子字用益，縮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行立有節，概立然諾。下立字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涿人。涿或作可性謹慎，學問

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

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李道古曹成王臯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臯傳後而載薦柳賁事，少加詳焉。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王諱

無成字有功建宗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無

字○數 所短切 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興三十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

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

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潛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爲鄂岳沔蕪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

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

之。泌或作貫經云新舊史李干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月下或有十字以疾卒於貶所。

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公三

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脩或並紘為進士學。舉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郎公。音云叔裕五世

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父士倓。且緣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白芷其葉謂之藥藥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

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大曆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爲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

配韋氏夫人。耐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而葬十四字非是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

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太支於今。其尙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太宗也尙或作上當公弟兄。或作兄弟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作雖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輦即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君或作公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

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

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君字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左鄂

岳使。鄆縣屬京兆府裴均之為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

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為尚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均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

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

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君願行作行願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

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

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數音

朔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或無此。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

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上六字。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

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下或無或字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

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

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

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章詞。次嫁蘭陵蕭儋。調或作嗣宗。儋或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

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作一。皆幼。嗣子退思。章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書判拔萃也。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厥蹟。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洞然渾樸。絕瑕譎。或

璣。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禎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縣也。後名寶鼎。

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為字。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胤。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

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絢縮繪。絢縮繪。續純絢縮繪。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為河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系表作縑。河南有子四人。其長

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放期。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州刺

史丹廬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自累。為貴。戎少

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字無曰字。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

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為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

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桂或作睦。考傳當作桂。治或作始。屬下文非是。

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映卒。戎復歸陽羨。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

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

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

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

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建奏冕為團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

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

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銘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非是。史下方無兼字。至

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

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

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病字。奏至二字。或無此。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夫

人。或作。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作明。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

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系表作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

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或

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累以事。僮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

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壽叶寶或作貴或作實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 卷三十三

####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尙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

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鄜音孚。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

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

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爲字。其事夫義以順。

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

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

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守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

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尙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

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爲晉所滅。璜顯於魏。翟璜佐魏文侯。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進封高陵侯。義以家酬。

也。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公或作父  
覆義非。是子在邲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邲。於是作邲時祭白帝。今之邲州。蓋取名於此。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

合東都之交遊即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同

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

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部字。元和五年。真

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牟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

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遲音釋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為給事中。

高字公頤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或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

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

兵馬使盧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輿歸東都。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輿駕。○輿音預。從



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爲其都知兵馬使。元初爲東都留守巡官歷河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二年

元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爲東都留守奏李爲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奏李爲府判官歷六府五公。陽昭義從事再爲留守判官

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或無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

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

以有禮。扶善遏過。過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益明上下之分。或無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

常羣。庠鞏常進士。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鞏以處士徵。鞏字丹列以進士隱居毗陵貞元

京兆尹薦鞏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鞏代己爲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遷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

至衡。庠三佐大府。庠字胄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臯出鎮武昌奏庠爲推官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鞏字

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

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下或有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大曆三年生至是年五

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

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憫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自竇生少聖愕旋河犢引比。史記云孔子不

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帝太后好黃老而嬰隆推

孔子之遙。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觀音貫。遙遙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為吏部有姓閱者求官自曰子。饒後昌寓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戮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于如珪。如珪子學父罕父五子載戮戮戮戮。事唐為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戮為尚書左丞。年

七十三。三上書去官。無三字。上上或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戮累表請老。詔戮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如漢徵士故事。

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韓字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

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鄒漢俱乙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年。至矣。恐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

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

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

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而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鳥或清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戮

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戮字。今按上下文。孔戮字多此。不宜有。數音朔。戮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平或作直。年纔七十。筋力耳

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在

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建中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

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

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尹字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其情數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

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魏元和中未嘗爲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論年而正除右丞長變二年

從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還自廣州乃爲左丞耳新舊史殘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爲尙書左丞之上

又誤謂長慶爲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蚧可食之屬自海抵京

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華州乃輸貢之途下邽

令笞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煩擾元和九年

小兒事見順宗實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

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蚘茶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

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步水岸渡處碇錘舟石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

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公曰海道以

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

相縛爲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有隨公吏。吏上或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

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非是自貞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利其虜掠請合兵

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

類或作願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數字下此上或

有况字或無其字

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

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

功。數月自死。月或作日非是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

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為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

歸。不載南物。奴婢之藉。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

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

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從溫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

已名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豈以嫡庶為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戡。戡。音

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為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戡自湖南觀察又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於河南

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依字當作并蘇合切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自非是寡笑與言。其尚類也。或作耶莫與之

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字○王弘中嘗為連州司戶公為連之陽山令嘗為作宴喜亭記後

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為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

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祈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

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闕或作

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

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

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

屠及老子為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不得於吾界內因

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安以民為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吏約放此在

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或無以字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

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

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

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

在或作及知二字

盡力直友人之屈。

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袁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

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

或無口字

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

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

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

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爲据。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

下或有悉字。或有復出事字。今按文勢疑當有悉字。在備字上。

一旦

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

玄曠。比部員外郎。

或無諱字下同

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

或作某

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尙書。

工或作吏

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

或無太字

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

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尙書刑部員外郎。

脩或作循或無郎字

銘曰。

氣銳而望。又剛以嚴。哲人之常。

又或作文哲或作者皆非是

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

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

北平王馬燧也

少傅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

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敖。次繼祖。

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下或能字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

貞元三年平涼

之盟馬燧預議韓愈時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  
死焉其年罷岳燧奉朝請京師奔公之兄也  
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衣○今按無

賜字卽不成文方說  
非是食衣並讀如字  
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纒筓育衣在其右泝姆

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  
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豆切  
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日燦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切

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妬記云王丞相於青  
疎華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黃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

龍  
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碧或作蒼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業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

瑜珥蘭茁其牙○苗鄒滑切又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月公

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

年十六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  
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

### 卷三十四

####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尙爲前太子舍人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

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

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曰多矣

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

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麗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漱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

云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屏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

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子容無所統紀。然而

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

或作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嘗字

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

刺絳州。或無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病以或年若干。

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荆南八

月卒于鎮。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

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

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或作



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邢七子漢其一也即公之增新舊史有傳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壻也故子為銘

公諱邗

薄經切

字某。雍王繪之後。

繪或作會新傳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為隋夏州總管○雍於衆切

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

祖父

追王之王字音旺

曰雍王長平王。

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

淮陽生景融。生一景融親益疎不

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

魚及切

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岌為蜀州

晉原尉

原或作康

生公未晬以卒。

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

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

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

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聞諸父。敵或作嬌非是之聞或作聞之諸父泣曰。吾

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

○從子容切

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曰字無吾字

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為字試書判拔萃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

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

南尹鄭餘慶薦之朝。

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為河南尹

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

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

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複出令辱我三字

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

或無所字

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

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統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

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五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為日名而在月下為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也。公內外行完。潔

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會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為鳳

閣侍耶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庸如也。七男三女。邢為澄城主簿。其

嫡激。郵城令。激下或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潘泚。潘泚。皆進士。潘字經野泚字正武潘字子

禮侍。○潘所簡切泚音光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者有所諱焉耳徹死于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元或作二考之史當作元

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

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強

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

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毋或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節度使張弘靖於薊

門館殺判官章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

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

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知遷之別館自為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

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或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

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鷓鴣新史書微事大抵出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

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非是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

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為

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開詔所在給船

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

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作三年按鄆帥馬總也總以

而其所定本却作四年今姑从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遷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

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禪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

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煎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諸奇怪物劑錢至數十萬

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某或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



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累累或作

衆。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

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頌休。銘或作石實或作誌書儔。休以古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翱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翱之實錄終曰先

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翱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下。或有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

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作其詞由

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暠字玄感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子翱翻子寶寶子冲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嵩曾孫

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一作六世桃枝玄孫詔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

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曰字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姊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

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据李翱集刺史嚴正晦也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後令註胥猶須也刺史

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杖以出。仗或作杖

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有禮字貝州由是

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上文其世曰其德行曰爲一例翱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

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變或作夢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後字

五字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惟慎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為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

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翺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陵故言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卒或作牽。捽昨沒切。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

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

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

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

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

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作千。余兄孫女壻也。或無女字。年四十八。子大曆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

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四十為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為鄂岳

遇方士柳泌。或作賁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乃或作及非是。其法以鉛滿一鼎。一有以物字

按中為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封四際。燒為丹沙。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

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

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

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

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褥。或無常字發且止。唾血

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

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

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有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

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宀。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尚存此體。疑此別本。害字乃尖之訛。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

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

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

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

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自矣。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630B

~~449343~~



8-901



I ~~469303~~